



在城市的郊区，有一间普通的平房，这里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。男生名叫顾清和，女生唤作江若瑶。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，相识于一场老乡聚会。

顾清和，人如其名，眉眼清秀，带着文艺气。而江若瑶是个漂亮可爱的女孩，模样也如名字般灵动。

因为两人颜值相当、气质相仿，又同为老乡，在聚会上很快就聊到了一起，还互加了微信。此后，他们经常联系。不久后，顾清和与江若瑶便成了一对校园情侣。

毕业那年，他们商量着留在这座城市，不回老家了。于是，他们搬到了郊区的这间平房。这里房租便宜，可生活设施却很一般。但他们毕竟是刚毕业的穷学生，只能暂且凑合着住。尽管生活条件简陋，可他们对未来满怀信心，期待着能尽快挣到钱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。

然而，找工作并非易事。若瑶毕业于中文系，凭借着出色的文字功底，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，勉强算是专业对口。可清和毕业于美术系，擅长画画。但如今画廊行业不景气，大多都不招人。无奈之下，清和只能在郊区的一个风景



手机忽然“滴”地一声轻响，我指尖连忙点开标着“阳阳”的对话框——是外孙从上海发来的消息：“外公，您去新光蔡桥猫宁快递点取个快递。”

我连忙从微信上追问：“是什么物件呀？”屏幕那头只回了句：“您取了就知道啦！”

我坐在沙发上琢磨起来：取暖器、微电扇、弹性座椅、双肩包……这些往年他都寄过了。今天许是一箱脆生生的苹果，或是一盒新茶，再不济，也该是双合脚的棉鞋？心里揣着几分期待，脚步不由得快了些。

赶到快递点，报出手机号接过包裹，拆开的瞬间，我愣住了——里面躺着一根拐杖，紫红色的杖身打磨得光滑温润，上面刻着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八个金字，握柄处还有一个金色的箍，柄底加上一个橘黄色的防滑圈，整个拐杖显得既美观又实用，一看就知道是精心挑选的。我忽然想起前几日和外孙通电话时提过，他外婆膝盖疼得厉害，走路总有些跟踉。原来，这孩子把这事记在了心上。

握着这根沉甸甸的拐杖，外孙从小到大的模样，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铺开。



开天辟地，自古至今，全球树木到底有多少棵？多少种？谁也说不清。

有人估算，约有3万亿棵，7万多种；中国约有古树名木508.19万多株，其中散生古树约1222.13万株，但名为“爱情树、夫妻树、神仙树”的，见者少之又少。

我有幸见过这三种树。70年代初，我在海军司令部某部当兵，有一次送退伍老兵回河南焦作市“中国爱情第一村”——陪嫁收村。

这个村的村头上，伫立着30多棵象征爱情土生土长的古树。其中一棵最老的榔榆树，树龄超过1800年。这是河南省最神秘的村子，数百年来，在这个村结过婚的夫妻，没有一个人离婚分开，真正做到永远相亲相爱、永结幸福同心，白头偕老。这里的人们信奉爱情至上原则，近年来成为情侣打卡胜地，村里打造了婚纱摄影基地，为广大新婚夫妻留下美好瞬间。

1959年春天，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，迎接全军第二届、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召

那一串项链

□ 朱雪锋

区支个摊儿，给人画肖像画。风景区人来人往，时不时会有人找他画画，可一天下来，收入也不多。

一年又一年，他们辛苦打拼，除去日常开销，几乎没攒下什么钱。渐渐地，清和有些绝望了，而若瑶却看得很开。她时常安慰顾清和，在她心里，两人相爱相守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某个星期天，他们去市区逛街。路过一家金店时，江若瑶提议进去看看。顾清和本就无精打采，想直接走开，但看到女友脸上的那丝期待，他不忍扫了她的兴，便陪着她走进了金店。

金店内，各种款式的珠宝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台里，闪烁着耀眼光芒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可一看标价，两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向店员询问的勇气都没有。他们走到另一个玻璃柜前，若瑶一眼就看上了一款漂亮的项链。但价格高达一万五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还是选择了沉默。他们心里清楚，两人的存款只够维持半年的生活开销。

离开金店时，若瑶忍不住又朝那个玻璃柜瞥了一眼。就是这一眼，深深刺痛了清和的心。他们在一起好几年了，他却从未给女

友买过一件首饰。哪个女人不喜欢珠宝呢，更何况若瑶还是个如此美丽的女孩。

一路上，两人都默默无言。回到出租屋，生活依旧按部就班地继续着。

没过几天，清和兴奋地告诉江若瑶，他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艺术培训学校当美术老师，只是工作时间长，会晚点下班。

若瑶很为清和感到高兴，说道：“总算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了，你可以好好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。不过工作时间这么长，你一个文弱书生，身体能吃得消吗？”

清和望着若瑶担忧的神情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在她脸上亲了一下。

此后，清和每天早早出门，晚上很晚才回家。有时候回来得实在太晚，若瑶忍不住会埋怨几句，清和只是淡淡地回应：“有晚课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清和原本就偏瘦的体型更见线条了，手腕上也多了几道浅浅的伤痕。

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，外面飘着细雨。顾清和风尘仆仆地回到出租屋，仿佛走了很远的路。他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粉色盒子，让江若瑶打开看看。

若瑶满心疑问，但还是轻轻打开盒子，只见一根项链安静地躺在里面，正是那天逛街时在金店看到的那款。

若瑶惊喜不已，忙问清和：“哪来的钱买的？”

“学校发工资了，就给你买了。”清和若无其事地回答。

若瑶没有再追问，她把头紧紧埋在清和的怀里。

吃过晚饭，洗漱完毕，两人躺在床上聊了一会儿，清和先睡着了。

若瑶玩了一会儿手机，发现没电了，便打开床头柜抽屉拿充电器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抽屉被拉出了许多，她看到抽屉底部有一张折在一起的小纸条。若瑶好奇地打开，原来是一张工资条。

上面写着：大华织布厂工号035员工顾清和工种搬运工月份10月工资8000块。

若瑶先是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一切。她转过身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看着清和年轻又疲惫的脸，睡得是那么安详、香甜。

若瑶满脸柔情，眼角湿润，胸脯微微起伏。她的身子往前挪了挪，紧紧挨着清和，然后伸出手，紧紧地搂着他。

屋外的雨似乎下得更大了，噼里啪啦地响着，响着……

着录取通知书跑到我面前时，我激动得手都抖了。送他去南京报到，那天他没住宿舍，非要跟我挤在宾馆里。晚上他跟我说：“外公，我要从这里开始，闯出自己的路，打造出美好人生。”大学四年，每次他回来，我都去火车站接；他回南京，我送他到站台，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点，才慢慢往回走。

时光过得真快，转眼阳能就大学毕业了。现在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中意的工作。

前阵子他听说外婆膝盖疼，走路不方便，没过多久，这根拐杖就寄来了。老伴摸着拐杖，眼眶红红地说：“以前是我们扶着他长大，现在轮到他撑着我们安享晚年了。”

我们最盼的，就是阳能早点成家。老伴每次打电话都念叨：“阳阳啊，你下次回来，记得带对象给我们看看。”

虽说隔着一条江，可微信、电话总能把我们连在一起。看着阳阳从牙牙学语的娃娃成长为有出息的男人，我们感到十分高兴；而他记挂着我们，用一根拐杖送来亲情，更让我们心里暖得发烫，感到无比幸福。这份亲情，就像这根拐杖，稳稳地撑着我们的幸福晚年，也撑着我们一家人的牵挂。

后，一个人慢慢走到九龙柏前，用手抚摸着古树的枝干深情地说：“老朋友，古柏先生，我怕是最后一次来看望你啦，因为我已90岁了，你陪伴这些古老建筑几百年了，也只有你有资格继续陪伴下去，愿你再陪620年！”基辛格博士最后对九龙柏说：“再见了，老朋友，在日新月异的中国，我会将你的神奇故事讲给更多美国人和世界人民听。”

在天坛公园祈年殿东侧一片古树林中，我还曾看到一棵松柏合抱的“夫妻树”。这棵夫妻树的外围，是一棵千年古松。它经过千年风吹雨淋、日晒雨露、灾害侵袭，已苍老脱皮，树心蛀空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从这棵古松的空洞里又长出一棵青枝绿叶的柏树，据说树龄也在数百年以上。每当我站在这棵松柏合抱的夫妻树旁边，看着这棵依靠天然的优美环境生长在一起的古树，它们这种相依共存、互敬互爱、不离不弃、世代同心的大爱情意，让我感慨万千，久久不想离开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

蛛丝帐

□ 黄健

老屋的夯土墙，泛着暖融融的土黄色，活像一块晒透的蜂蜜糕，甜丝丝的气息仿佛都能透过岁月飘出来。最打眼的，是趴在墙面上的圆饼状蛛网，蛛丝缠得细密又规整，在阳光的轻抚下，隐隐闪烁着微光。蜘蛛稳稳地贴在网中央，八条细腿忙活着勾线补网，那认真的模样，给这略显陈旧的土墙添了几分生气。

在蛛网与蜘蛛网间，我常常看得入了神，不知不觉间，阳光已悄然换了角度，从雕花木窗漏进来，在蛛网上蹦起细碎的光斑。那些光斑就像调皮的小精灵，撞得昨夜攒的露水珠直打颤。我蹲在门槛边托腮看着，忽然发现蛛丝上粘着片灰羽毛，准是麻雀扑棱翅膀时蹭上的。风穿过网眼，那羽毛就跟着荡起了秋千，把我的影子晃成了歪歪扭扭的简笔画。

（一）
花开时节，村里处处洋溢着欢腾的气息。微风轻拂，送来阵阵花香，引得蜂蝶翩翩起舞，也撩拨着我们这些孩子渴望玩耍的心弦。

我和小伙伴们就像脱缰的小马驹，兴奋地举着芦苇秆子，在村里四处转悠。那青芦苇尖儿，在我们手中轻轻一卷，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孩儿头大的圈儿。这个圈儿，可是制作捕虫网的关键“法宝”。接下来，便是寻找那神奇的“粘合剂”——蛛丝。

为了找到最结实、最给力的蛛网，我们常常会一头扎进猪圈、牛棚这些角落。刚一靠近，一股混合着牲畜粪便和青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，但丝毫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。昏暗的角落里，一张张灰蒙蒙的蛛网静静地悬挂着。那些蛛丝，细密坚韧，在微弱的光线中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泽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生怕惊扰了这蛛网的“主人”——蜘蛛。轻轻地将芦苇圈儿凑过去，让蛛丝一圈圈地缠满圈儿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简易的捕虫网就大功告成！

粘蝴蝶，可是一项技术活，得使巧劲。村外的野菊花开得正盛，那一片片金黄的花瓣，如同灿烂的阳光，吸引着无数粉蝶前来嬉戏。粉蝶们身姿轻盈，翅膀一合，便露出黑底黄点的花纹，在花丛中若隐若现。

我们举着网子，猫着腰，屏住呼吸，悄悄地围了过去。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发出一点声响，惊飞了这些美丽的精灵。网口对准蝴蝶，就在蝴蝶毫无防备的瞬间，轻轻一罩，那蝴蝶便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，乖乖地挂在了苇梢上，翅膀还在不停地颤动。

“逮着啦！”突然，一声兴奋的呼喊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只见一个小伙伴高高地举着网子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果然，有只蝴蝶在网里拼命地扑腾着，翅膀上的黑点跟着有节奏地抖动，仿佛在给我们数着战利品的数量。那模样，既可爱又可怜，引得我们一阵欢呼。

我们围着蝴蝶又唱又跳，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兴奋地盯着这只蝴蝶。直到蝴蝶累得不动了，我们才想起奶奶的叮嘱——蝴蝶是花精变的，得送它回家。

小心翼翼地打开网子，让蝴蝶重新回到那片属于它的花丛中。蝴蝶在我们的注视下，慢慢地展开翅膀，轻盈地飞了起来。它一会儿飞到这朵花了，一会儿又飞到那朵花了，最后消失在五彩斑斓的花海中。

（二）
儿时的日子总与这些蛛网纠缠不清。那年夏天，太阳毒得很，像个大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。母亲在院中的砖场上切猪草，“咔嚓、咔嚓”跟夏日的鼓点似的，一下又一下。我看着母亲忙活，心里直痒痒，嚷嚷着要帮忙。我个头小，使劲儿往石桌旁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兴奋和期待都快从里面冒出来了。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我左手扶着猪草，右手攥着菜刀，一下一下地切。刚开始还挺顺滑，寻思着自己也能给母亲搭把手了。可这意外啊，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。菜刀突然一歪，刀刃“哧啦”一下就划过了我的左手。疼！那感觉就像被针扎了一下，我忍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血“噗噗”地往外冒，顺着大拇指直往下淌，没一会儿，地上就红了一小片。

母亲被我的哭声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菜刀“当啷”一声就扔了，赶紧蹲到我身边，着急忙慌地看我的伤口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这可咋整，这可咋整。”她的脸上满是焦急和心疼，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这时候，在灶间揉面的奶奶也听见了动静。她小脚“哒哒哒”地，脚步又急又有点踉踉地颠过来。奶奶脸上全是担心，眼睛里满是焦急和心疼，一边小跑一边喊：“咋啦咋啦，我的乖孙儿！”那声音里都带着一丝颤抖。

奶奶跑到我跟前，瞅了一眼我的伤口，啥也没说，转身就从土墙上揭下几个蛛网。那土墙，年头久了，墙皮都掉了不少，黑一块白一块的，上面全是蜘蛛织的网，密密麻麻的，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地图。

“不哭不哭，蛛网能止血。”奶奶轻声哄着我，她小心翼翼地把蛛网按在我的伤口上。蛛网凉丝丝的，贴在伤口上，神奇的事儿来了，随着蛛网慢慢被血浸湿，那流淌的鲜血竟然渐渐止住了。我止住哭声，瞪大眼睛，盯着伤口上的蛛网，又疑惑又惊讶，心里想着：这小小的蛛网，咋就这么神奇呢？

“这蜘蛛可通人性啦，”奶奶一边轻轻给我擦额头上的汗，一边慢慢说，“前年你爸砍竹子划了脚，也是它给送的网。”我望着墙角那只小蜘蛛，心里莫名地敬它。

这小蜘蛛可不用我操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往土墙那儿一看，嘿，又有一张新的蛛网支在那儿了。

（三）
腊月廿四，按老规矩是扫尘的日子，这活儿最是磨人。外头寒风呼呼地刮。我拿着那把竹枝帚，刚够着房梁，它就“簌簌”地响起来。房梁上的蛛网，原本就稀稀拉拉的，这会儿散作满屋的银絮，乱飘。我攥着扫帚柄的手直发软，都有点拿不稳了。天冷得连屋檐下的冰溜子都挂得老长。蜘蛛早不知搬到哪个暖和角落去了，这些空荡荡的网子，孤零零地挂在梁上、墙角。

“慢着点！”奶奶在灶间扯着嗓子喊，声音在屋子里回荡。奶奶正守着那口大灶，锅里煮着要扫尘前祭灶神的南瓜，热气腾腾的，把她的脸都熏得红红的。“蛛丝上沾着去年的福气呢。”奶奶又补了一句。我应着声，眼睛却偷偷往米缸后头瞟。米缸是那种老式的木缸，上面的漆都掉了不少，露出斑斑驳驳的木纹。缸盖缝里藏着张半旧的网，蛛丝缠着陈米香，那股淡淡的米香，倒像是蜘蛛偷偷藏的年货。

我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用扫帚尖儿轻轻挑起网边。银亮的丝线在冷空气中颤巍巍的，就像奶奶纳鞋底时，从棉线团里抽出来的棉线。“怎么不扫干净？”奶奶端着簸箕，迈着小脚“嗒嗒嗒”地走过来。奶奶的簸箕是竹子编的，用了好些年，边都磨得圆润了。我指米缸缝，小声说：“蜘蛛也想搬个暖和窝过冬呢。”奶奶眯起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，仔细瞧了瞧，布满皱纹的嘴角就翘起来：“留就留着吧，等开春它还得给咱织新网逮蚊子。”

我听了直点头，把扫帚靠在墙根。那半张蛛网在风里轻轻晃，像是在跟我们说“过年好”。

时光匆匆，一转眼就到了谷雨时节。外头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，湿润的南风在梁间打旋。藏在暗处的蜘蛛终于攒足勇气，从墙角斜斜地牵出银丝。

蜘蛛端坐在它精心织就的八卦阵中央，轻弹蛛丝。透窗的阳光洒在蛛丝上，被蜘蛛这么一拨弄，就变成了金色的琴弦，仿佛在弹奏着一曲春天的歌。

如今回乡，老屋地基上已经种上庄稼。瞥见草叶上的蛛网，总要怔上好一阵。那些银丝在风里飘，蜘蛛把童年织进了网——老屋上空的炊烟、溪边的捣衣声、梁间乳燕的啾鸣，都凝成蛛丝上的晨露，太阳一照便熠熠生辉。